

21586

理事者。必義務性質爲之。不能得相當之報酬。對此無報酬之義務。果能忠實其事乎。此其困難者一也。組合之信用。首當富於自治之精神。苟在幼稚之秋。勢難不爲歧說所搖。且夫消費組合。固與小賣商爲絕對之衝突者也。一朝爲消費之組合。彼小賣商必爲多方之破壞。彼見此組合之成立。或且爲資本以下之減讓。以求博消費者一時之歡迎。組合中人。觀此現象。往往被其誘惑。使組合不能堅持。組合既遭傾覆。彼遂又增長其價格。低下其品質。消費者不得不復歸於損失之地位。此其困難二也。消費組合之制。其收支必以現金爲限。小賣商人。或以消極之法以相引誘。彼中人以下之家。孰無支絀之時。必苦於現金支出之難。而甘心信用小賣商人。況組合團體。惟取確實。而小賣諸商。以擴張販路之故。必用種種便利之手腕。使消費者有無形之感移。卒之消費組合。仍歸失敗。此其困難三也。普通消費組合之困難。大略如是。必也人民之智識增高。知非有消費組合。不足以維持永久。然後可以盛行。合觀世界。其制最盛於德意志聯邦。足徵其社會之程度已。

是故商業之目的。必也日有更移。以期消費組合之制。日見昌明。庶幾社會交易之機。不至壟斷於少數豪商之手。此必非僅商業者道德之圓足。卽能臻及。必也求社會道德之圓足然後可。烏乎。貧富之勢。已如燎原。非使此根本之念。易於無形。終無以措五土之安。而行之之難。又如挾山以超巨浸。豈天生橫目禽齒之倫。必使其終於殘賊耶。當茲獎勵資本之時。乃汲汲述此艱遠之制。不爲政客所鄙倍者鮮矣。

階級制度論 錄民權報

痛哉國民階級之風熾矣。歐洲數千年來。雖以亞里士多德之高識。猶謂奴隸之制。爲天然公理。以希臘羅馬之文明。亦有貴賤族平民之別。美國當十九世紀時代。猶因爭買奴而興干戈。法國旣爲共和政體。而貴族之權猶不替。推之亞洲各國。印度區國民爲四等。日本維新以前。尚有非人穢多等稱號。然則階級制度。殆亦野蠻社會之所必經者歟。中國古代。貴有常尊。賤有等威。而階級制度。亦與西國略同。昔漢族東遷。戰勝苗族。以種色而區階級。至稱苗族爲黎民。(言黎民猶之黑人。)與西人法原那之稱。(西人稱門第字義爲法原那、法原那者、膚色也。)若出一轍。此固因種族而區貴賤者也。若漢族之民。則大抵盛行宗法。而宗有常尊。(見荀子)周詩之言曰。君之宗之。是則天子者。卽王室之宗子也。(觀殷人稱天子爲太宗中宗。而如後世帝王之謚。必某祖某宗。皆天子卽宗子之確證。故有世襲之權。)天子有推恩之典。封其同姓爲諸侯。卽小宗之制度也。諸侯有推恩之典。封其同姓爲大夫。卽羣宗之制度也。之家。又各分子弟以采邑。則又羣宗之支孽也。故尊卑之位。緣是而區。降及平民。亦守宗法。(見龔定庵農宗)而宗子之對同族也。有特別之利權。(三代之制。宗子統族人於外。主婦統族婦於內。死雖殤也。必喪以成人。齒雖七十。主婦不可闕。居雖異

邦、正祭不可舉他人、而同族之貴顯者、不敢以車徒入其門、見禮記、此皆宗法之可考者也。若田賦之制、則大抵舉天下之田歸之天子。而天子按畝授民、以行畫井分疆之法。與歐洲十五世紀之田制、（即農僕制度）大約相符。是則君臣之關係。皆宗法之制度也。君民之關係。皆農僕之制度也。然卑賤之士。亦得進身於朝。（如鄉舉里選諸法是、公羊注、謂古者王公之子孫、不能屬於禮義、則歸諸庶人。庶人之子孫、能積文學正身行、則加諸士位、此其確證也。）則又古制之勝於歐洲者矣。若奴隸之起源、其故有二。一爲刑法上之關係。虞夏之時。凡身嬰重罪者。大抵行孥戮之典。降及周代。刑法稍寬。身伏上刑者。籍家族爲奴。（見周禮、男子入於罪隸、女子入於春隸）犯輕刑者。亦以爲奴。而使之贖罪。（愈正變謂左傳興臣隸、隸臣僚、僚臣僕、僕臣臺、皆入罪隸而任勞者、故互相役使。吾謂左傳鑠郤胥原胡續慶伯、降爲皂隸、亦因滅族而沒爲奴隸也。）故僕僕奴隸之名。皆由罪人而立。（說文云、童男有罪爲奴卽僮字也。左傳曰、斐豹、隸也、著於丹書、鄭司農注周禮、亦曰今之奴婢、卽古之罪人也。又漢代之奴、必髡鉗以自別、見江容甫所著釋僕。）至東周之世。爭戰頻興。隣國之民。因爲俘虜。（如孟子言齊人伐燕、係累其子弟、此其確證、又季平子以費人爲囚俘、亦見左傳、蓋視敵人如罪囚、故亦用爲奴隸。）而操賤役者愈衆矣。一爲財政上之關係。戰國以後。生計愈艱。而民之以身償值者。屢見於史册。（漢書如淳注釋贊子云、賣身爲奴、名曰贊子、三年不得贖、遂爲奴婢、又顏師

古釋贊壻云、家貧無聘財、以家爲質、蓋以物質錢者爲質、以身價値者爲贊、猶之雅谷娶婦、而爲傭價値也。觀匈奴名奴婢爲貲。（見三國志注引魏略、而南齊書河南傳、亦言虜名奴婢爲貲、貨訓爲財、見蒼頡篇。）則野蠻各邦財產奴隸無區別。是猶歐洲上古視奴隸爲財產之一也。（見那特輕政治學書。）故鬻身爲奴者。至秦時猶未盡絕。（如貫高託言趙王家奴、而季布鬻身魯朱家、及貨殖傳所言蓄僮指千、皆其證。）此皆中國古代之賤民也。孰謂中國無階級制度哉。

孔子昔倡譏世卿之說。以等貴族於平民。（孔子此旨、乃抑臣權伸君權、非抑君權伸民權也。臣民平等、則君權益伸。）降及秦漢。封建變而宗法湮。（六國君臣既降爲士庶、卽秦之公族子姓亦有黔首、而漢祖所封之將、則皆起自平民。）井田更而農僕廢。（井田廢、而爲民者始自有其田、然貧富不能如三代之均、故鬻身爲奴者、較三代時爲衆、此真廢井田之弊。）則三代階級制度。雖謂廢於秦漢可也。然秦皇之時。賤視贊壻人。西漢初。賤視司空城旦。則舍奴隸外。固別有所謂賤民矣。（漢文帝雖有免奴婢之令、然未能革盡。）東漢以來。漸崇門第。（如東漢時之袁陳二氏是、此蓋起於清流濁流之別。）而九品中正之制興。寒門貴族。榮悴殊觀。（所謂上品無寒門、下品無白屋也。）元帝渡江。王謝顧賈參預清選。而過江稍晚者。便以偷荒見隔。致白面少年。動以閥閱自矜。杜坦抱爲隱憂。楊佺期因之切齒。加以袁鄧申好。覩其異圖。（見南史、王滿聯姻亦駭物聽。足證當世平民、

21588

不得與貴族通婚嫁，降及唐代。習俗相仍，朝廷不能折其衰宗。（見公卿表。）天子且自援爲士族。（見公羊傳。）不可謂非貴族之大階級矣。然貴族制度，溯源實難。將因民族區別。則長孫尉遲，亦得以異族而躋貴姓。將謂因官職區分。則王道隆位極人臣。蔡興宗不與抗禮。（見南史。）趙邕權傾中外。而盧氏恥與結姻。抑又何耶。是則門第之分。不過因積俗之相沿已耳。（當時賤姓亦得居高位，而貴賤族或無權柄，與歐洲之貴族不同。）至唐代尚科。而門蔭之制以衰。（今之蔭生，仍沿此制。）然此實中國之一特別階級也。故備論之。

自異族入主中夏。而階級之分愈密。昔周隋平定江南。清門士女。駢爲賞口。（觀子山哀江南賦可見。）及契丹金元。塗炭中夏。其賤視漢族者無論矣。（如元人置南人漢人於色目之下。）卽諸將南征。亦多掠漢民爲私戶。（如遼天祐元年。以崇德宮戶分賜翼戰功臣及北南院大王。統和四年。以伐宋人口。分賜皇族。元世祖十九年。撥信州民四百人戶隸諸王。二十年賜騎馬阿禿江南民千戶。蓋征討所得。無不賜臣下也。）而逃民降民。殆無不據爲已有。（見趙氏二十二史劄記。元初諸將。多掠人爲私戶。）自是以降。奴隸愈繁。然溯其原起。復有二端。一則異族宅夏。役視漢民。而漢民之殷實者。亦互相效尤。以行蓄奴之制。一則強佔民田。橫征暴斂。民窮財盡。非以身償值。卽無以保旦夕生存。（觀金太祖二年。禁民凌虐。典僱良人。及倍贖值者。金太宗時謂權勢之家。毋置貧民爲奴。元中統二年。李德輝爲山西宣慰使。凡權勢籍民。軒輊於其間。而高下之殊若此。此不得不歸咎於立法之失矣。）

爲奴者。咸按而免之。五十五年。詔官民無得抑良爲奴。足證金元之時。蓄奴之風甚熾。此蓄奴之制。所由視古代爲尤甚也。明代繼興。此制未革。（如明太祖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。就解本處。分成丁子同妻小。收充軍役。其餘人口。給軍官爲奴。此則沿胡元之惡俗也。）中葉以降。而役獻田產之例興。（明貧民有田產。往往爲奸民所籍沒。獻諸權勢之家。見明史李唐傳及原傑傳。）致權勢之家。欺凌佃役。（如鄧茂七之亂。卽由田主家欺凌佃人所致。見明史丁瑄傳。）慘禍頻仍。不可謂非吾民之巨厄矣。吾觀西人之言。社會學者。謂等級制度之進化。大抵由家奴而田僕。由田僕而僱工。而中國之階級制度。則又由僱工而田僕。由田僕而家奴。（如秦漢之時。大抵皆僱工之農人也。故無田僕家奴之制。若今日之中國。則大抵家奴田僕僱工。無甚區別。）與社會進化之公例。相背而馳。此誠吾中國不可思議之一事矣。能勿歎哉。

雖然。此皆歷史之往事耳。試觀近二百餘年之中。其以民族區貴賤者。姑不必言。卽吾民之遭劫掠者。亦不復論。夫中國民人。猶有因階級區別不獲爲自由之民者。約有二端。一、滿清應科舉者。必身家清白。乃克應選。若倡優隸卒之家。無應試權利。一、凡執賤役者。固多行僱工之制。但鬻身於人而終身僕役者。亦爲國民之一分子。由以上二者觀之。則前之所言。大抵沿魏晉門第之制者也。後之所言。大抵沿元明奴隸之制者也。然釋迦說法。以衆生平等爲歸。同此圓顱方趾之倫。何容軒輊於其間。而高下之殊若此。此不得不歸咎於立法之失矣。

今民國成立。欲情得其平。莫若民主僕之稱。使世之乏資財者。悉行作工自由之制。(作工自由、即僱工之制也。)以爭存於社會之中。卽昔之身列賤民者。亦使之與齊民一體。以同享平等之權。則階級制度。消滅無存。(吾謂中國階級制度。仍有當改革者。如重土而賤商、重文而輕武。亦不平等之制也。而近人所稱之名詞。有所謂上流社會、下流社會者。亦不平等之名詞。今宜改革。)而中國之民。悉享自由之幸福矣。豈不善哉。予日望之。

我之經濟政策 錄民權報

政策者。隨時與地之關係而發生者也。今日之中國。政治上既無統一之策。法律亦無統一之制。關稅也。礦產也。鐵道也。更全為外人所據。以貨幣制度言。則價格零亂。制度參差。地金日流於外國。紙幣濫行於內地。彼各省所發行之鈔票。其在早者已減法定價格之五六。甚者至八九。而外國之紙幣。且更暢行於中國之各大埠焉。以姑列霞姆法則 Gresham's Law 例之。則中國之正貨幣及地金。早已為此種濫發之紙幣及外國紙幣盡驅而流於外國矣。重以關稅制度。毫無取法。權力既已全握於外人。制度之縮伸力。復為條約所限制。日人酒匂秀一氏。論中國之海關曰。「一國之關稅。原於命令權。當然用本國官吏管理之者。而中國則不然。其執務之高級官吏。殆全為外人。宛然有萬國聯合公司之觀焉。」又曰。「以理論言。則海關者。中國之海關也。而事實則正為反比例。蓋彼盡在海關之

勢力極微。幾等於零。冠裳倒置。莫此為甚。嗟乎。此中國之關稅制度也。然外人所以藉口干涉。遂至釀成今日之現狀者。曰。中國官吏賄賂公行。虐待留難。病商害國。如是而已。今外人之欲監督財政。其言亦曰。中國官吏。肆為濫用也。今雖改監督為檢查。更改檢查為查賬。然質而言之。則如日人對於韓國之統監耳。彼日人之藉口保護韓國而設統監。其所欲攬者。亦不過曰軍事財政二者而已。然不二年而韓國竟亡。吾國其真欲以朝鮮自待乎。言念及此。而中心之憤恨。幾欲舉此政治上之民賊。而盡手刃之矣。

今日之政客。其主張之經濟政策。皆曰。中國今日捨厲行保護貿易主義外。無他法。然細考中國今日之政治商業。以及社會之程度。則保護貿易政策。固為因時制宜之策。而以事實言。則匪特必行保護貿易政策。且更非實行馬耳坎鐵爾制度。McCantile system。不足以補救政治紊亂。實業停滯。金融阻礙。外貨跋扈。等種種大害也。馬耳坎鐵爾制度者。即保護貿易主義之所由始也。以性質言。即重商政策。亦統一主義也。以其目的言。則吸收金銀。獎勵輸出也。尤欲對於外國以維持本國之獨立。則不能不首注重於經濟之統一。蓋經濟統一。而後國內之利害關係。可以共通。實業可以發展。以發展商工業者。維持金融市場。以維持金融市場者。補充財政。此今日經濟政策上。所必不可少如是者也。